



▲宋朝时胶州素有“海表名邦”、“金胶州”等美誉,图为复原场景(资料片)
▲位于胶州云溪河畔高丽亭馆旧址的石碑。张培山摄

【私家地理】

驼铃声引出的追忆

张培山

这个城市最后的驼铃声,消失于1930年的秋天。至此,再也没有塞外的驼队来过,再也没有那声声的驼铃。在我们这座小城——胶州市的记忆里,驼铃声成了绝响。而在那声声驼铃的背后,还隐含着这座小城多少久远的回忆……

1930年一个秋天的下午,阵阵驼铃声在小城鸣响。这铃声对于小城的人们来说,不亚于是听到了金玉之音。当时,一行六头骆驼,满满当当,风尘仆仆,叮叮当当的铃声自北而南,由远及近,漫过护城河,迈进奎光门,拥上云溪桥,然后伫立在河南岸,驼背上的人环顾四周,只见泛黄的秋草覆盖着旷野,间或露出一两堵残垣断壁……

驼队里一位老者,大概是领队,翻身跳下驼背,看着过节似的簇拥上前的人群,惊喜之中,又是一脸的茫然与迷惑。领队的老者迎向围在前头的一些老人,向他们打听杨家店,要打尖住宿。老者说四十年前他的父亲领队来过这里,这次临行前嘱咐他——在天后宫前,有一个大型的车马店可以食宿。小城的老人摇摇头,叹息地告诉老者,天后宫五年前就毁于战火,杨家店也早已罢店消失……

领队老者怅然若失,带着驼队掉头北返。这是塞外骆驼商队最后一次来到我们这座小城,从此,驼铃声永远消失于历史的深处了。

这驼铃声唤起了小城里老人们久远的回忆,他们兴奋地向一脸茫然的年轻人讲述起当年这里的繁荣与喧闹……

我查了一下史料,我们这座小城古称“板桥镇”,在公元1088年就已经是“商贾涌至”、“少海连樯”,是当时我国的八大口岸之一。自唐宋始,朝廷的官员出使高丽都要由此出发;塞外的商队也云集于此,四方的货物在此集散,这种盛况一直延续到清代。昔日,胶州湾内高丽船、日本船以及中国南北方的商船云集于此,千帆竞发;城市里红男绿女摩肩接踵,操着北方官话、吴侬软语和高丽话、日本话以及南洋诸国语言的人们频繁进出酒肆、勾栏、店铺、街巷……

于是,这里大大小小的驿馆、车马店应运而生。据记载,这杨家老店“庭院宽广”、“车棚马槽齐全讲究”,是城里城外最大的一座,可以说是当时的“五星级宾馆”。后来,青岛兴起,胶济铁路开通,这里的生意随之冷落,最后罢店……

这最后的驼铃声,作为当年小城的重大事件,记入了县志。

多年以来,我一直好奇那驼铃声如何会在四十年之后再次回来。我猜想,一定有一种更为深远的记忆,铭记着这云溪河畔的天后宫,还有当时人来人往、兴旺至极的杨家老店。

驼队的领队,那位老者,或许他的父辈曾经数次带领驼队来过这里,记住了这个曾经带给他们财富与幸福的地方。我们的小城离着他们有万里之遥,可是他们对这座遥远小城的记忆竟是如此的深刻,像那些顽强的骆驼,代代相承,永不磨灭……

时下,人们似乎一直在试图寻找这些记忆,确切地说是恢复这些我们有意或者无意之中失落的记忆。因此,原有的亭台楼阁原址重建,或者复制一块新的碑记。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方式。这些建筑非常崭新,看上去或者用手摸上去感觉非常细腻光洁,透着凉意,显得单薄,并不温润,更乏沧桑与厚重。我想,这也许是缺少了历史风雨浸润的缘故,非建筑之故。

不过,我倒是更看重这些建筑或者碑记所承载的记忆。这些记忆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更让我们知道今天其实就是昨天的延续,并且一直拖着历史的影子在行走。“已有之事,后必有之,已行之事,后必行之”。

我们也许无法超越历史,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只是在延续,在传承,并且在延续与传承中努力做一种前进。

如今,我所居住的小区就在云溪河南岸,就是当年小城的码头货场。当年开发的时候,施工队还挖出不少破碎的瓷器与宋代的铜钱。由此向北,越过云溪河,到达北岸,有一个不大的街心公园。公园的东南角,不知什么时候,立有一块石碑,上书“高丽亭馆”。

查阅资料得知,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以后,宋廷为了抵制北国的辽、契丹及金国的骚扰,就跟高丽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及贸易往来,两国不断互派使节。当时除京都开封的“同文馆”外,宋朝各大重镇各大市舶司都设有“高丽亭馆”,供外国使节暂住歇脚。

起初,我没太在意这块石碑,直到有一天,我站在高丽亭馆旧址的大理石台阶上,在不经意间,向东一望,目光仿佛被一种来自很久远的光泽粘住了似的,心里不由得“啊呀”一声,心情不亚于1930年听到塞外驼铃声的小城的人们。原来,越过公园东边的福州路,就是今天的韩国城,是我们这座小城里韩国人的聚居区。

我蓦然想到,应该看一看石碑后面的碑记。原来,从宋代开始,高丽人就在这里盖起了豪华的高丽亭馆,用来接待高丽国的商贾、僧侣、留学生等下榻休息,同时也接待他国的商客,其豪华的程度远在一般驿馆之上。北宋时期,在此的高丽商贾、僧侣、水手等不下10万人。那时,来中国求法和留学的高丽人非常多,他们在这里登陆以后,受到了这座城市应有的礼遇和接待。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高丽王朝的高僧义天,他原名王煦,出身王室,自幼出家为僧。他为了求法,就乘坐着到高丽进行贸易的宋朝商船来到了中国。1085年4月,义天到朝鲜的贞州出发,先在胶州登陆,受到了当地官员的热情接待,并妥善安排其斋宿,然后由陆路到了都城汴京,不久又去了杭州,次年,携佛典经书1000多卷由明州回国。

当时,胶州作为中国与高丽友好往来的主要口岸,北宋的使臣和僧人大多也是由此去高丽的。宋神宗时期,高丽的第十一代君主王徽对中国怀有特别友好的感情,非常仰慕汉文化,曾梦见到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看花灯,“备见城邑官阙之盛,觉而慕之”,醒来作诗《上元夜梦至汴京观灯》以记其事,便是其这种情感的真切体现。王徽在元丰六年病逝,消息传来,宋神宗十分悲痛,他派左右谏议大夫杨景略和钱觀于元丰七年分别乘船由胶州出海,绕道成山头,前往高丽吊唁。钱觀乘船顺利到达了汉城,而杨景略据说在海上遇到了大鱼挡路,被迫退回,然后改道登州才得以成行。是年冬,杨景略安全回国,为了纪念此行,他专门奏请朝廷在港口处建立海神庙,庇佑宋朝与高丽间海上航行的船只安全。苏东坡诗中“归来筑祠宇,要使百贾奔”等句,就是专门记载此事的……或许,就在这些商贸和文化的交流中,高丽人记住了我们这座城市,并把这种记忆一代代传承下去……

历史何止是惊人的相似!多少的岁月流过以后,当韩国人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依然居住在其祖先曾经居住的地方。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有意的选择呢?

我不得而知。我更愿意相信这就是人们对一座城市的深刻的记忆。

【大地上的论语】

只会读经的读经班,不上也罢

张九龙

近十多年来,游离于义务教育体制之外,全国各地以古代传统文化为主导的读经班,私塾层出不穷,所学的内容大体沿袭古典蒙学,从《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到四书五经,不一而足。

“学习经典,学会做人”,是很多读经界人士的共识,在他们看来,孩子们从童蒙开始接触国学经典,可以培养正知正见,涵养品格,为今后的为人处世夯实道德基础。然而,社会各界对读经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

学习传统经典著作究竟有没有益处呢?显然,答案是肯定的。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其文字之中蕴含着许多超越时空的哲理,至今依然能够给人带来启迪。无论是考虑到其中的哲理美还是文学美,作为中国人,传统经典著作总是应该读一点的。

在我看来,读经班、私塾的问题不在于诵读经典,而在于其诵读经典的方式。如果一味复古,脱离现实,只追求对纸上文字的刻板记忆,这样的读经教育便是失败的。

“三百千”、四书五经等虽然是读经的入门教材,但是内容并不简单,故而有“皓首穷经”之说,搁在当代,即使是受过长期专业训练的高校学者,也未必敢自称“精通”二字。近代实业家、清末状元张謇10岁已经读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等书,可是他的乡塾先生只知道让学生死记硬背,不讲究四声,不分平仄。张謇11岁那年,秀才宋蓬山应邀到家中授读经书,他发现张謇“音训句读多误”,不得不又从头教了一遍。

教书育人靠的不只是一腔热血。如今市面上的蒙学教材,许多文字的注音、释义五花八门,几种版本拿在手中难辨优劣。如果读经班的教师专业水准不过硬,很有可能在诵读环节就把青少年给领进歧途。

王阳明有句话叫“古之教者,教以人伦”,道出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真谛: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教人做人。因此,许多读经界人士认为,体制内的教育是一种应试教育,分数教育,只能教孩子做题,难以锤炼孩子的人格,教育方法还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可我不禁要反问一句:抱着几本文言文的书,天天死记硬背,诵经点头如捣蒜,就叫人格教育了?

古今中外,大家普遍认为教书是个技术活,哪怕到今天,教育的理论仍在不断发展,各国的经验仍在不断碰撞交流,互相借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虽然不无道理,但这话更适合原本就有一定认知和理解能力的人群。指望零起点读经的青少年整天背书,自己悟出其中的“大道”,怕是太过理想主义。表面看,让孩子进入读经班,是对现行学校体制的反抗,实际上,它不过用另外一种晦涩和僵化的知识以及同为填鸭式的方法代替学校教育。

成功的读经教育,不仅是强调阅读过程,而且注重阅读目的、阅读动机、阅读态度、阅读情趣、阅读意志。翻遍《论语》,您看孔子要求哪个学生死记硬背了?《论语》中,孔子提出了“多闻多见”“不耻下问”“叩其两端”“择善而从”“多闻阙疑”“切问近思”等很多有关读书与教书的主张,其基本精神是实现读书与治学的统一、学习过程中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统一、阅读学习与非阅读学习的统一,这些才应该是经典教育所重点关注的。

更何况,社会在不断发展。孔子教“六艺”,那是因为先秦时期的知识分子需要有这些实用技能傍身,他老人家要是活到今天,绝对不会傻乎乎教大家如何骑马射箭,反而可能会讲讲互联网应用、搏击健身、汽车驾驶等实而又实的技能。“三百千”、四书五经里的有些观点早已没了生存的土壤,一味抱残守缺、照本宣科,除了满足缺啥补啥的片刻快感,实在没多少益处。

真正的传统文化教育是既重“术”也重“道”的,如果只强调读经的形式,还不如自己在家看看版本优良的经典著作呢。至少,没那么多乌烟瘴气。

【大众讲坛预告】

泰山文石内涵

千百年来,泰山是百姓心目中的“圣山”,秦、汉、唐、宋历代皇帝都曾到泰山进行封禅大典,普通百姓敬仰泰山,敬畏泰山,到泰山许愿还愿成为一种民俗文化。本周六上午,大众讲坛之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史讲坛系列讲座邀请到了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东岳泰山石文化研究院院长赵光星老师为大家讲解泰山文石内涵。

讲座时间:7月21日(周六)上午9:30
讲座地点: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二环东路)

